

论中国古代的知识 分类与典籍分类

戴建业 著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Dai Jianye

上海文艺出版社

论中国古代的知识分类 与典籍分类

戴建业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中国古代的知识分类与典籍分类 / 戴建业著.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9
ISBN 978-7-5321-7299-3

I. ①论… II. ①戴… III. ①古籍- 分类法- 中国- 文集 IV. ①G254.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48203号

出版人: 陈 徽
责任编辑: 陈 蕾
特约编辑: 汪超毅
封面设计: 陆 震

书 名: 论中国古代的知识分类与典籍分类
作 者: 戴建业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绍兴路7号 200020
发 行: 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660mm×960mm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214千字
印 次: 2019年8月第1版 2019年9月第3次印刷
印 数: 12,001-19,000
I S B N: 978-7-5321-7299-3/I·5809
定 价: 5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联系021—64386496调换。

“何曾料到”与“未曾做到”

——写在九卷本“戴建业作品集”出版之前

三年前，我出过一套五卷本的作品系列，书肆上对这套书反响热烈，其中有些书很快便一印再印，连《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这种学术专著也居于图书畅销榜前列。今年果麦文化联合上海文艺出版社，慨然为我推出九卷本的“戴建业作品集”，它比我所有已出的著作，选文更严，校对更精，装帧更美。

时下人们常常嘲笑说，教授们的专著只有两个读者——责编和作者。我的学术著作竟然能成为畅销书，已让我大感意外；即将出版的这套“戴建业作品集”，多家文化出版机构竞相争取版权，更让我喜出望外。

我的一生有点像坐过山车。

中学时期我最喜欢的是数学，在1973年那个特殊岁月，我高中母校夫子河中学竟然举办了一次数学竞赛，我在这场两千多名高中

同学参与的竞赛中进入了前三名。一个荒唐机缘让我尝到了“当诗人”的“甜头”，于是立下宏志要当一名诗人。1977年考上大学并如愿读中文系后，我才发现“当诗人”的念头纯属头脑发昏，自己的志趣既不在当诗人，自己的才能也当不了诗人。转到数学系的希望落空后，只好硬着头皮读完了中文系，毕业前又因一时心血来潮，误打误撞考上了唐宋文学方向的研究生。何曾料到，一个中学时代的“理科男”，如今却成了教古代文学的老先生，一辈子与古代诗歌有割不断的缘分。

从小我就调皮顽劣，说话总是口无遮拦，因“说话没个正经”，没少挨父母打骂。先父尤其觉得男孩应当沉稳庄重，“正言厉色”是他长期给我和弟弟做的“示范”表情，一见我嘻嘻哈哈地开玩笑就骂我“轻佻”。何曾料到这种说话方式，后来被我的学生和网友热捧为“幽默机智”。

我长期为不会讲普通话而苦恼，读大学和研究生时，我的方音一直是室友们的笑料，走上大学讲坛后因不会讲普通话，差点被校方转岗去“搞行政”。何曾料到，如今“戴建业口音”上了热搜榜，网上还不断出现“戴建业口音”模仿秀。

1985年元月，研究生毕业回到母校华中师范大学后，为了弄懂罗素的数理逻辑，我还去自学高等数学《集合论》。这本书让我彻底清醒，不是所有专业都能“从头再来”，三十而后再去读数学已无可能。年龄越大就越是明白自己的本分，从此便不再想入非非，又重新回到读研究生时的那种生活状态：每天早晨不是背古诗文便是背

英文，早餐后不是上课就是读书作文，有时也翻译一点英文小品，这二十多年时光我过得充实而又平静。近十几年来外面的风声雨声使我常怀愤愤，从2011年至2013年底，在三年时间里我写了四百多篇文化随笔和社会评论，因此获得网易“2012年度十大博客（文化历史类）”称号。澳门大学教授施议对先生、《文艺研究》总编方宁先生，先后热心为我联系境外和境内出版社。当年写这些杂文随笔，只想发一点牢骚，说几句真话，何曾料到，这些文章在海内外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博得“十大博客”的美名，并在学术论文论著之外，出版了系列杂文随笔集。

或许是命运的善意捉弄，或许是命运对我一向偏心，我的短处常常能“转劣为优”，兴之所至又往往能“歪打正着”，陷入困境更屡屡能“遇难成祥”。大学毕业三十周年时，我没日没夜地写下两万多字的长篇纪念文章，标题就叫《碰巧——大学毕业三十周年随感》。的确，我的一生处处都像在“碰巧”。也许是由于缺少人生的定力，我一生都在命运之舟上沉浮，从来都没有掌握过自己的命运，因而从不去做什么人生规划，觉得“人生规划”就是“人生鬼话”。

说完了我这个人，再来说说我这套作品。

这套“戴建业作品集”由三部分组成：六本学术专著和论文集，两本文学史论，一本文化社会随笔。除海外出版的随笔集未能收录，有些随笔杂文暂不便选录，已出版的少数随笔集版权尚未到期，另有一本随笔集刚签给了他家出版社，部分文献学笔记和半成品来不及整理，有些论文和随笔不太满意，有些学术论文尚未发表，业已

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专著，只要不涉及版权纠纷，自己又不觉得过于丢脸，大都收进了这套作品集中。

每本书的缘起、特点与缺憾，在各书前的自序或书后的后记都有所交代，这里只谈谈自己对学术著述与随笔写作的期许。

就兴趣而言，我最喜欢六朝文学和唐宋诗词，教学上主要讲六朝文学与唐代文学，学术上用力最多的是六朝文学，至于老子的专著与庄子的论文，都是当年为了弄懂魏晋玄学的副产品，写文献学论文则是我带博士生以后的事情。文学研究不仅应面对作品，最后还应该落实到作品，离开了作品便“口说无凭”，哪怕说得再天花乱坠，也只是瞎说一气或言不及义。我在《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初版后记中说过：“古代文学研究的真正突破应当表现为：对伟大的作家、伟大的作品、重要的文学现象、著名的文学流派和社团，提供了比过去更全面的认识、更深刻的理解，并做出更周详的阐释、更缜密的论述。从伟大的作家身上不仅能见出我们民族文学艺术的承传，而且还可看到我们民族审美趣味的新变；他们不仅创造了永恒的艺术典范，而且表现了某一历史时期精神生活的主流，更体现了我们民族在那一历史时期对生命体验的深度。”虽心有所向，但力有未逮，研究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既需要相应的才气，也需要相应的功力，可惜这两样我都不具备。

差可自慰的是，我能力不强但态度好，不管是一本论著还是一篇论文，我都希望能写出点新意，并尽力使新意言之成理，即使行文也切记柳子厚的告诫，决不出之以“怠心”和“昏气”，力求述学

语言准确而又优美。

对于文化随笔和社会评论，我没有许多专家教授的那种“傲慢与偏见”。论文论著必须“一本正经”，而随笔杂文可以“不衫不履”；论文论著可以在官方那里“领到工分”，而随笔杂文却不算“科研成果”。因此，许多人从随笔杂文的“无用”，推断出随笔杂文“好写”。殊不知，写学术论文固然少不得才学识，写杂文随笔则除了才学识之外，“还”得有或“更”得有情与趣。仅仅从文章技巧来看，学术论文的章法几乎是“千篇一律”，随笔杂文的章法则要求篇篇出奇，只要有几篇章法上连续重复，读者马上就会掉头而去。

我试图把社会事件和文化事件视为一个文本，并从一个独特的文化视角进行审视，尽可能见人所未见，言人之所未尝言。如几个月前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念错字引起网络风波，我连夜写下一万两千多字的长文《“鸿鹄之志”与网络狂欢——一个审视社会心理的窗口》，在见识的深度之外，还想追求点笔墨趣味。近几年我从没有中断过随笔杂文的写作，只是藏在抽屉里自娱自乐，倒不是因为胡说八道而害怕见人，恰是因文章水平偏低而羞于露脸，像上面这篇杂文仅给个别好友看过，没有收进任何一本随笔集里。

我一生都对自己的期望值不高，“何曾料到”最后结局是如此之好，而我对自己的文章倒是悬的较高，可我的水平又往往“未曾做到”。因此，我的人生使我惊喜连连，而我的文章却留下无穷遗憾。

自从我讲课的视频在网上广为流传以来，无论在路上还是在车上，无论是在武汉还是在外地，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地不分南北，

人不分老幼，总有粉丝要求与我合影留念。过去许多读者喜欢看我的文章，现在是许多粉丝喜欢听我讲课。其实，相比于在课堂上授课，我更喜欢在书斋中写作，我写的也许比我讲的更为有趣。

我赶上了互联网的好时代，让我的文章和声音传遍了大江南北；我遇到了许多好师友好同事，遇到了许多好同学好学生，遇到了许多好粉丝好网友，还遇到了许多文化出版界的好朋友，让我有良好的成长、学习和工作环境。我报答他们唯一的办法，是加倍地努力，加倍地认真，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录下更多更好的课程，以不负师友，不负此生！

戴建业

2019年4月15日

剑桥铭邸枫雅居

目录

代序：专业精神与学术规范	
——在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09级研究生开学典礼上的演讲	001
价值取向·知识消长·典籍分类	
——中国古代知识分类与典籍分类探源	019
“学术之宗 明道之要”	
——论《汉书·艺文志》的学术史意义	033
论郑樵文献学的知识论取向	053
“类例既分，学术自明”	
——论郑樵文献学的“类例”理论	086
集部的起源与流变论略	118

学术流派的盛衰与各科知识的消长	
——论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的知识考古(上)	138
辨体·辨义·辨人·辨伪	
——论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的知识考古(下)	169
中国古代学术史的重构	
——论张舜徽《四库提要叙讲疏》	201
别忘了祖传秘方	
——读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	245
“学心”与“公心”	
——论目录类序的学术品格	264
附录一：求学的津筏	
——论《书目答问补正》在现代人文教育中的作用	280
附录二：“初学入门之蹊径”	
——读张舜徽《初学求书简目》	291
后记	309

代序：专业精神与学术规范

——在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09级研究生开学典礼上的演讲

首先向各位同学表示衷心祝贺！同学们通过个人的艰苦努力，得以考上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学校，得以拜到自己心仪的导师，我们老师能够如愿地招到各位英才，所以，今天在座的老师个个都喜上眉梢，在座的同学个个都笑容灿烂。《孟子》说“君子有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能有机会和台下的青年才俊一起学习，这是我个人最大的荣幸，也是我人生最大的快乐。

昨天，胡亚敏教授和陈建宪副院长要我在开学典礼上和大家谈谈“学术规范”问题。在今天的开学典礼上，有我的老师和领导，有许多学术名家，在这个庄重的场合由我来讲这个严肃的话题并不合适，但他们两位都是我的顶头上司，婉拒怕他们说我不听指挥。过去不听指挥的人常被穿小鞋，识时务者为俊杰，好汉不吃眼前亏，

因而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不过我把题目稍稍改了一下，今天和大家演讲的题目是——《专业精神与学术规范》。

演讲之前，我先界定一下这两个关键词的内涵。就我个人的理解，“专业精神”的内涵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对所从事的专业心怀敬畏与虔诚；第二，对专业具有浓厚的兴趣、强烈的激情与不可遏止的冲动；第三，对专业具有持之以恒的执着和忘我的献身精神；第四，对专业有高度的自信，并具有与专业相关的渊博知识和精湛修养。所谓“学术规范”，就是在本专业范围内，从业者所必须遵循的操作标准和游戏规则。为了专业的发展进步，为了专业从业人员的公平，任何一个专业都订立了本专业明确而详细的规范，违反了这些规范就叫“犯规”，犯规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如打篮球的球员如果连续犯规就会被罚下球场。

既然领导只叫讲“学术规范”，我为什么要自讨苦吃，多讲一个“专业精神”呢？多讲一个问题领导也不会多给我一分钱，讲“学术规范”这个问题也许小有报酬，讲“专业精神”就只能免费奉送。我之所以要讲《专业精神与学术规范》这个题目，理由有二：首先，“专业精神”与“学术规范”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只讲“学术规范”而不讲“专业精神”，难以把问题讲得清楚透彻；其次，我不是什么学术权威和资深教授，有人来请我演讲，我可以“买一送一”。

没有专业精神就不可能遵守学术规范。假如对学术心存敬畏，对专业十分虔诚，要是偷偷抄袭了别人的学术成果，你就会有一种道德上的焦虑和恐惧，就会有一种亵渎神明的负罪感；假如具有高

度的专业自信、渊博的专业知识和极高的专业才华，你也用不着去抄袭别人的学术成果。总之，对专业心存敬畏，就不敢抄袭；具有专业水平，就不必抄袭。由此可见，专业精神与学术规范是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

先讲“专业精神”。这个问题包括两个层次：什么样的人才算具有“专业精神”？我们如何培养“专业精神”？

“专业精神”是现代专业分工以后的产物，这个词也是西方舶来品。中国古人虽有“行行出状元”的说法，但在学术上既无科学的知识分类和专业分类，士子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专业精神”。我国一直是个官本位的社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士子们“五更读书只为官”，但大部分官员又没有把从政作为一种“专业”，只是把官场作为捞名捞利的平台，官场被他们视为囚笼和染缸，所以从政士大夫常常要羞羞答答地卖弄清高，心恋魏阙却大谈归隐。古代士人的人生选择范围只有读书和做官，手工业、商业都不屑一顾，种田更吃不了那种苦头，谢灵运就曾老实地承认“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即使辞官归隐的陶渊明也自称“聊为垄亩民”，他并不以此为业，更不以此为生，大家从“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就可以看到，这位大诗人种田有点三心二意。我国古代有很多伟大诗人，但这些诗人人生的第一选择还是做官，退而不得求其次才立言求名，屈原、李白、杜甫、苏轼莫不如此。到明清尤其是清代以后，才有一些读书人放弃功名专心学术，这才有了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乾嘉学派。

世人自是千差万别，专业同样五花八门，当今人们所从事的各种专业都为人类生存之所必需，各种专业没有贵贱之分和等级之别。因为大家将来要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我这里所说的“专业”以“学术”为主而兼及其他。

什么样的人才算具有“专业精神”呢？这个问题我推荐大家看三本德国学者的名著：前两本是费希特的《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合订本），第三本是马克斯·韦伯的《学术与政治》（三联书店“学术前沿丛书”）。韦伯这本书是两篇讲演的合集，一篇是《以学术为业》，一篇是《以政治为业》。我给大家念几段从这三本书中摘录的文字：

如果选择了科学作为自己的生活职业，为了能够被体面地视为学者这个阶层，都必须竭尽自己全部的力量。

——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

每个阶层都是必不可少的，每个阶层都值得我们尊敬，给予个人以荣誉的不是阶层本身，而是很好地坚守阶层的岗位，每个阶层只有忠于职守，完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才受到更大的尊敬。

——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

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

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无悔无怨；尽管面对这样的局面，他能够说：“等着瞧吧！”只有到了这一步，才能说他听到了政治的“召唤”。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

这三则文字都是强调，每一种职业都必不可少，每一个阶层都值得尊敬，职业和阶层本身没有贵贱之分，给你带来荣誉的是你是否在自己的岗位上忠于职守，你是否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因此，不管你选择了哪一种专业都必须竭尽全力，你必须对自己的专业具有忘我的献身精神，你必须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拼劲。

只要你对自己所从事的专业有敬畏感和使命感，那么你就愿意为自己的专业玩命。几年前我看过一篇文章，讲一个美国生物学家，为了研究蝴蝶的生活习性，在非洲丛林里连续观察了十几年。他那位只爱他却不爱蝴蝶的太太，实在忍受不了他对蝴蝶的疯狂痴迷，又受不了非洲丛林潮湿闷热的气候，当然更忍受不了十几年守活寡的夫妻生活，经过多年的抗议和争吵，终于向他发出了最后通牒：你到底要蝴蝶还是要太太？这位蝴蝶迷最终选择了蝴蝶。真是“爱情诚可贵，蝴蝶价更高”。如果在太太和蝴蝶之间只能二选其一，我会和大多数男同胞一样，选择太太，抛弃蝴蝶，所以我是庸人戴建业，那位美国佬是杰出生物学家。爱女人是所有男人的癌症，这位老兄竟然把这个不治之症给治好了，这是由于他具有对专业的敬畏、虔诚，以及由敬畏与虔诚而激发的献身精神。

在西方像这样的科学疯子还真多。大家知道，很多科学家和哲学家都是单身，如笛卡尔、康德、叔本华、尼采、维特根斯坦……这些人的个性无一不很古怪，这些人的为人也无一不很可爱，譬如那位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就又古怪又讨人喜欢，连他的论敌也不得不承认，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具有魔力，叔本华哲学著作的语言极端优美。去年我与胡亚敏教授一起去新加坡讲课时，还在那里一家书店买了一本英文版《叔本华：思想传记》。这些人对专业的敬畏和虔诚就不用说了，他们都具有对专业的献身精神，一辈子只娶科学或哲学，一辈子只与科学或哲学为伴。我们古代只听说过有“娶梅友鹤”的诗人，还极少有“娶”哲学或科学的思想家和科学家。据说康德喜欢过邻居的一个姑娘，但又怕结婚后影响自己的哲学思考，想了很长时间到底结不结婚，等他想清楚的那一天，恰好是这位姑娘出嫁的当天。当然，康德生活之刻板、自律、冷静也非一般姑娘所能忍受，单身也许是他人生的最佳选择。

他们这些人选择单身生活，终身与哲学或科学为伴，是因为他们觉得科学与哲学可爱，他们对自己的专业有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激情，有不可遏止的献身冲动。在大众眼中，哲学冷冰、抽象、严谨、深奥，而女性优雅、美丽、温柔、迷人，偏偏有些哲学家选择哲学而不选择女性，可见他们对哲学专业的兴趣、热爱和激情。连现代学术大师王国维也说：“哲学可信不可爱，诗歌可爱不可信。”在康德这类哲学家心目中，大概哲学既可信又可爱，否则他们怎么会选择一生与哲学为伴呢？